《入菩薩行論二十六》

講授：雪歌仁波切　翻譯：法炬法師　2005/12/04

佛清楚地講到，連蚊、蚋、蠅、虻、蜂等之類，只要它們發起精進力，也可以證悟成佛。我們得到人身，有人的智慧，如果加上努力，我們的思惟和力量，將遠勝於這些有情；我們應善用人的智慧，發起菩提心。

接著說（卯三、勉力則能斷懈怠而成菩提 分四，辰一、思惟起精進力即能得菩提）：

如我生於人類中，已知利害明取捨，
若能不捨菩提行，云何不證菩提果。

這二句「已知利害明取捨，若能不捨菩提行」，是指我們除了知道佛法，還要去實修它；我們不但要知道如何做會有利益，如何做會有害處，此外，我們還要去實修菩提心，要實修不是光知道法而已，重要的是去實修它。

下面說（辰二、成就菩提之難行不及惡趣苦一分故應忍 分三，巳一、不應怖畏捨手足等難行）：

若言須捨手足等，如是難行我所畏，
我今怖畏但愚痴，不能辨別輕重爾，

曾於無數俱胝劫，經地獄苦百千返，
割截焚燒並殺戮，未能令我得菩提。

利弊既然知道了，就應行菩薩行。行菩薩行，就是把自己的手、足、頭等布施出去。如果你害怕把自己的手足頭等布施出去的話，如何行菩薩行？你不需要害怕！無始以來，我們在輪迴當中，經過了無數俱胝劫，在無數的前世與今生當中，我們遭遇割截、火燒、殺戮等等難以言喻。現在我們有機會布施自己的手足頭等，有利於自己證得菩提，我們應心生歡喜才對啊！過去我們也施捨過不少的手、足、頭，今日又何必膽怯畏懼呢？現在我們將自己的手足頭布施出去的話，有利於我們未來能獲得菩提，因此我們應該要行持，應該歡喜而行。

再說，雖然把自己的手足頭布施出去了，可是我們會因痛苦而產生害怕，為什麼會害怕呢？那是因為不了解布施可以助於我們獲得菩提。如果知道這樣的布施，真的有利於獲得菩提，那我們將會歡喜的去做。

仁波切舉了《入行論》的例子，**「是故悉除疲厭心，菩提心馬為乘載，轉從安樂趨安樂，心既了知何怯為？」**要成佛，則必須在三大阿僧祇劫不斷地累積資糧，而在長久的時間裡，要累積大資糧，處在其中我們的心會不會退？辛不辛苦？如果我們已經生起菩提心的話，遇到這種問題時，我們會堅定不移地去看佛的功德。我們一直如此地修，心也一直跟著歡喜，因為這對成佛是這麼的有幫助。為什麼能生出這種歡喜的心呢？因為我們後面有菩提心，它會看，所以就一直會歡喜，一直修行；苦的時候，表面是苦，但是它後面有菩提心的緣故，就一直會歡喜，所以它會在成佛上面去看。

比如說，剛剛布施了自己的手，接著它會去看菩提心，會看「這樣修的話，我的目標馬上會成就否？」，然後菩提心會給我們一個鼓勵，心就一直歡喜。如此修法完全不會辛苦，相反地，心會很歡喜、很快樂。所以，我們騎的菩提心這匹馬，它會帶著我們走一條路，而這條路是愈走愈快樂、愈來愈往上走的路。這是一個談到一邊修一邊快樂，一直往上帶著走的一個偈子

如果有菩提心，騎著心馬在做布施手足的時候，心不但不會害怕，反而更生歡喜。對我們來說，我們還沒有菩提心、沒有希求成佛的心；我們對於來世或許有一些希求的心。我們會念經、禮拜或是做些累積資糧的事情，去懺悔並消除一些業障。在此之間，跟別人相處時，會遇到一些衝突的問題，自己會忍耐、不去生氣。別人罵我們的時候，我們忍辱原諒了別人；表面上我們好似比較苦，但，我們要看的是希求來世的這個心，要看的是這個。當你去看的時候，心就會快樂。表面是苦，但是從果報去看的話，那就會快樂。這種快樂，依稀彷彿有一點點菩提心的樣子了。然而，真正的菩提心生起時會更快樂，因為它的目標很大，所以只要對增長菩提心有幫助的話，它就愈快樂。

修行是看果報、生歡喜心。同樣地，精進的心也要生起。例如睡覺，表面好像快樂，但是一想起它的果報，心就會恐怖。想睡覺是沒有修行的樣子，沒有修行就一直不會想去修行。死亡的時間一旦來到，那就完了。我們可以改變這種表面的快樂，我就站起來，去作功課、打坐以消除業障。這樣做表面上看似辛苦，但以希求來世的心去看的時候，歡喜的心自然會生起，這也算是生起精進的心。

布施手、足、頭所受的苦算是小苦。在輪迴當中，過去生曾經投生到地獄裡，千劫累劫一直在那裡感受到不計其數、種種不可思議的苦。投生

在餓鬼道、畜生道也是一樣，你必須經歷千劫累劫去感受無量無邊的苦。那些苦，次數非常的多，時間是非常長久的。

然而布施手足頭所受的苦，大小如何呢？可以說非常微小，而且受苦的時間也非常短，次數也少，所以才說「有限量」（巳二、不及惡趣之苦一分）：

我為修行成菩提，但受此苦有限量，
如人欲除心腹疾，令身略受針砭苦。

現在所受的苦，是有限量的。為了證得圓滿菩提果的緣故，要忍辱。

下面的偈頌，引了一個例子來說明（巳三、為治重病應忍輕苦）：

醫人須以眾手術，為不安者除病苦，
為摧眾多大苦故，輕微不適當忍受。

這是說醫生為了要醫病，會幫病人打針，或者給非常苦的藥。藥雖苦，卻能除病，良藥苦口嘛！為了證得圓滿菩提的緣故，我們去布施手足頭，布施時所受的微小苦，如果可以滅除種種大苦的話，應當要忍受。

下邊說（辰三、如醫王以輕方能治重病故應忍 分三，巳一、佛說之法是不受輕微苦即能治重病之方便）：

世間常醫固如是，無上醫王殊不爾，
但以輕和微妙法，能療無量沉疴起。

佛陀為我們開示證得圓滿佛果以及去除大痛苦的方法。世間的醫生，為除病人外在身體的病苦，他會採取猛厲的方法來去除病痛。佛陀不以猛厲的方法來醫治眾生的病，而是以柔和宣說微妙法的方式。以此方式，就可以醫治眾生無量的沉疴煩惱病。

真正修持佛法，是用心修持，而不是用身體。不是外道燃燒自己的指頭那般去修持，也不是醫生採取世間的猛厲醫治疾病的那種方法。佛陀是用什麼方法呢？佛陀用非常輕巧柔和的方式，宣說廣大的法，來醫治眾生的病。修行主要是從內心去修的，既然是內心要修的，就完全不需要靠外在的身體去吃苦、作苦行。佛陀修行的方法沒有像外道一樣燃指…，我們沒有這種的。

醫生用針治病，只能消除心外的、身體上的病痛而已。佛陀如何醫病？祂要醫治的是無始劫以來無止盡的輪迴之苦，祂要把這種苦徹底的斷掉。

事實上祂所用的方法，沒有一個會讓我們吃苦！完全不會用醫生打針的方式，不是這種的，而只要從自己的內心，轉一下就好了。

修行是從以下的角度來說，沒有那麼難，只要內心轉一下就好，完全沒有一個粗的方法，只要轉一下內心就可以了，是很柔和的一種方法。

當我們由內心看煩惱時，會發現煩惱是很可憐的，它的背後完全沒有一個正確的理由，但，悲心的背後，卻有很多，後面的力量是很強的，是很有靠山的！而煩惱就沒有這種靠山，所以它就好像很可憐。因此，面對完全沒有靠山的煩惱，我們就要對付它、跟它對抗。跟它對打，可說是很容易！這是一個角度嘛！我們也不需要準備蓋房子啦！買槍啦！買炸彈啦！什麼都不需要買，就自己內心轉一下，它就消掉了！從這個角度來說，煩惱真可憐，因為好像沒有力量可支撐它的。

有此一說：煩惱是以智慧正對治…好像第四品的樣子 p.80（不放逸品第 46 偈），「**煩惱以識煩惱慧眼斷**」就是指沒有力量的煩惱，我們可以透由對它的了解，而將它斷除。所以這裡講二次煩惱的時候，就能了解它是很可憐的。了解它是可憐的，就能滅掉它！可憐的意思是，它很容易被消滅。這個情況讓我們了解到，我們可以很容易就消掉它，因為它沒有靠山。若我們能這樣了解，就可以把它滅掉，而且是馬上滅掉它。

問題：外道有燃指供佛，內道沒有，可是經上不是也有講一些菩薩，祂會以色身，燃肉身供佛，那這二個要怎麼配合？

仁波切答：「我不知道，有這樣子的嗎？供自己身體，是不是？」

學員回答：「好像中國古代歷史中就有。」

仁波切答：「前面講到布施自己的手、頭，但那需要達到一個時間點，內心改變了，改變了之後慢慢就可以去布施。不可以馬上布施喔，時間點到了，才可以做這種事情。往往我們還沒來到這個時間點，就去佈施會讓自己吃苦，那就不對了。只要時間點到了，布施手足頭時，完全不會有苦受。為什麼會不一樣呢？那是因為內心增長了菩提心，就變成沒有這種苦啊！這個後面慢慢會講。

要施捨出自己身體的手足頭是很難行的。為了要遮除難行的覺受的關係。下面這一句（己二、遮於捨身有難行想時捨身）：

導師最初作加行，亦施菜羹糜粥等，

此時修已後漸能，雖自身肉亦易捨。

也就是說，布施初始，世尊先拿自己的菜肴、食物去布施，先串習菩提心，讓自己的菩提心慢慢增長，珍愛他人的心慢慢增長之後，自我愛惜的心也就慢慢減少。之後，才能漸漸地將自己的肉、手、足布施出去。「此時修已」修，指串習，這個時候因為你已經串習布施這種心，漸漸地，會變成很容易就將自己身肉施捨出去。

如果你是父母或長輩的話，能夠教導、培養小孩、晚輩從小就習慣去放生或者到佛堂去作供養等一些事，當小孩子長大之後，他會因為小時候串習過這些習慣，而容易去作放生、供養這些事。

如果我們慢慢串習，事情就會變得不困難。如偈頌云（己三、已修成就捨身如菜根時說捨身不難）：

若時彼人於自身，能起猶如菜羹想，
其時令施身肉等，彼於此事有何難？

首先，以自己擁有的外在物品去作布施，就從自己擁有的食物、菜…等等開始。以這些東西去布施，慢慢地串習，等到你必須施捨自己身軀的時候，你不會覺得困難。你必須串習到某種程度，才可以真正去做施捨自己身軀的行為。

我們身體有無痛苦，完全觀待於修道時是否斷除惡業。修道的次第不可以出差錯，要作布施也是一樣，不可以馬上就將身軀布施出去，這樣子做，就次第而言是錯誤的。從修道的角度看，一位善巧的布施，當他布施時，是不會擔憂的，因為他已經沒有錯誤了，所以布施的時候就不困難了。因此這邊說（辰四、此中無苦有大安樂故應歡喜 分四，巳一、於修道次第不善巧之人雖有身心不安，於善巧者無難行苦）：

由斷惡故即無苦，由善巧故即無憂，
如是能害於身者，唯顛倒見惡思惟。

也就是說，斷除惡業有利於淨化身體的痛苦，因為惡業是苦的因。仁波切舉施身法為例，修施身法，就是要將自己的身體布施出去，布施身體最主要目的即是對抗我執。「如是能害於身者」能害身者，就是補特伽羅我執。以這樣子來布施自己身軀的話，可以對抗補特伽羅我執。「唯顛倒見惡思惟」這句話的意思是，補特伽羅我及我所之貪等分別和殺等惡心之想法。以上這一偈頌是在說明菩薩由於三門罪惡悉皆斷除之故，因此能夠以無垢

清境的悲心為其意樂，所以在施身之時身無痛苦，也由於空性慧所攝持之善巧故所以再捨身之時，心亦無優，基於這個道理可知，補特伽羅我我所之貪等顛倒分別及殺等惡心，損害其身，才是真正損害菩薩之因也。

修施身法時，是將自己整個頭、手、裡面的筋肉、骨頭，一直分、一直分，分給誰、分給誰，就這樣一直布施出去，這個時候，平時執著心很強的我們，能這樣給布施出去，則這個我執的對象「我」就不見了！這種方法有助於消除我執。

另外一種，它有助於生起對眾生的慈心和悲心，因此以前殺眾生的業會漸漸消掉。剛剛講殺生的業，一個是顛倒，另外一個就是惡思惟，意思是殺眾生、不慈悲的、對眾生的瞋恨心等那種惡思惟會消掉。還有呢？加諸於身體上面的一些不善業的果報，這也會消掉。

一個往生的阿羅漢，對他本身而言是有幫助的，因為滅掉了以前所造作的業的那個五蘊身了，因此對他來說很有幫助。同理，當準備真正布施自己的身體時，可不是像剛才所說，再修施身法時用觀想來布施的是自己的身體，如果能這樣的話那麼以前的苦蘊身就滅掉了。也因為他可以很善巧的知道修行的次第，很清楚自己現在已經可以布施身體、自己的生命，到了這個階段，對他來說相當有幫助。同時，他亦可斷除、消滅我執，增長悲心，惡思惟消除，自己的苦蘊也滅掉了，對他而言，會一直歡喜，是不會受苦。

惡心會傷害我們的身軀，如果不善巧的話，是不應該作布施。所以要善巧，善巧的話就沒有這樣的憂慮。因不善巧而作布施的話，可能會導致你本來發起的悲心退轉。

（已二、大心菩薩安住輪回無用厭倦）

若由福德令身安，由善巧故心安樂，
雖為利他處輪迴，諸大悲者何憂患？

大心菩薩若能善巧的話則在布施身軀的當下，會讓身體感到安樂。所以說大心菩薩「若由福德令身安」就像常啼菩薩即布施出自己的身體，斬斷其手足，用祂的血灑遍大地，甚至將身軀施給帝釋天。之後，常啼菩薩當然就死了，但又活了過來，身軀反而比以前的更好，所以這邊才說，祂布施身軀所獲得的福報，讓祂得到更好的身軀。因此，由福德會獲得身安。

「由善巧故心安樂」，由於善巧與空性的意義的關係，傷害了我執，破

了我執之後，心當然就安樂了。「雖為利他處輪迴，諸大悲者何憂患？」為了利益他人，布施自己的手足，即使身處輪迴之中，諸具大悲心者有何憂患呢？因為這樣子做，身心皆安樂，何患之有？即便身處輪迴，又何須憂慮？

我們之所以能這麼做，是源自於菩提心之故，因菩提心可以積聚廣大福德資糧。菩提心分為①世俗菩提心和②勝義菩提心二種。勝義菩提心，即證空慧，證空慧則可直接對治我執、破除我執。發起勝義菩提心，第二剎那即可積聚廣大福德資糧，並斷除往昔的惡業，這些全都源自於菩提心的緣故。所以這邊才說（巳三、故道之進修說善巧勝於小乘）：

此由菩提心盛力，盡能消除往昔罪，
能積福德如大海，故言勝於諸聲聞。

先前仁波切提到承許菩提心馬，就是這個偈頌（巳四、於菩薩行不應怯弱）：

是故悉除疲厭心，菩提心馬為乘載，
輕從安樂趨安樂，心既了知何怯弱？

疲厭心，指的是身疲憊、心厭煩這個心，而菩提心可以去除掉身疲憊、心厭煩，乘著菩提心馬，可以安樂再安樂。心既然了知菩提心有大利益，我們又怎會生起怯懦心呢？

菩提心能折服高漲、高舉的我慢心，然而，如果我們的心非常退怯或畏縮的話，菩提心反而能讓心力增長。因此，菩提心無論在任何時刻，對我們都有很大的利益。

仁波切說，如果我們的心處在畏縮、退縮的時候，修菩提心會有幫助，能幫助我們提起心力。因為已成佛的這些佛，全是為了眾生而發起菩提心成佛的，未來佛也同樣地為眾生發菩提心而將成佛，仁波切這邊舉例說…，那個偈頌的意思是 p. 56（受持菩提心品，第 20 頌），「**願如地等四大種，亦如虛空常無盡，有情種類多無量，悉能為彼俱有因。**」也就是希望能利用種種方法去利益所有眾生，佛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，若我們稍做小小的修行，就生畏懼、退縮的心，這樣是不可以的！要是如此，焉能成佛？我們尤其要思惟佛的悲、智、力、無礙、無邊等不可思議的悲智力量，我們應鼓舞自己生起堅強的毅力才好。

生起我慢時，為什麼修菩提心可以將它滅除呢？因為，我們可以思惟珍愛他人的心，或者我們可以如此思惟：佛為利益眾生而如此努力，且佛

視眾生勝於祂自己。有時候，想著珍愛他人的心，可以使我們滅除我慢心。

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快樂，全都源自於眾生，眾生可以帶給我們佛果。菩薩的修持當中，主要的修持是忍辱心，因此可以說眾生對我們有很大的恩澤，我們所有的一切，都源自於眾生。甚至於我們的皈依處--佛呢？祂也是依於眾生才產生的啊。

修持菩提心，不但可滅除我慢心，也可滅除貪、瞋、嫉妒心等。菩提心就好像是去除百病的一帖良藥、萬靈丹！

我們最主要斷除的就是精進的違逆品--三種懈怠①斷除貪味怠玩之懈怠②斷除貪著惡事之懈怠③斷除於善法怯弱之懈怠。

接著，談到增長精進的對治力。首先，應以四種力量來增長精進（丑一、增精進順緣力 分二，寅一、由辨四力之門總明）：

為利有情集四軍，勝解勇毅及喜捨，
由思惟彼功德故，諸怖苦者生勝解，
如是斷諸相違品，勝解我慢及喜捨，
以恭謹自在轉力，增精進故應勤修。

第一句「為利有情集四軍，勝解勇毅及喜捨」，四軍即四力。四力為勝解、勇毅、喜、捨。

(一)勝解，即生起勝解心。必須生起畏懼輪迴之苦，透過思惟，才能生起勝解心而起精進。應該在還未開始修行之前，就能生起勝解心。以修菩薩行為例，還沒修菩薩行之前，首先，我們應思惟輪迴的痛苦而生起害怕的心，然後思惟精進的利益，之後才能生起勝解心。

(二)勇毅，前面已生起勝解，於還未正做之前更進一步作觀察，讓心生起非常堅固的決定，這個就是勇毅。

(三)喜，真正要做的時候，不可以像小孩子玩家家酒一樣，這邊玩一玩，那邊玩一玩，不可以這樣子。仁波切說：也不是這樣。有的人有這樣的個性，很喜歡新鮮。只要看到一本書，「喔！」一聲，這邊看看，看不到幾頁，就另外再找一本新的或是較有名的書，那本書又看了看，也沒有看完，這種個性的人，都一直喜歡找新的，這種個性叫什麼？有始無終，我們不可以！

剛剛所提過的，第一是勝解。這是還沒有開始著手，內心知到必需要

有這個，在做之前，就要先好好觀察，是做或不做？這要好好觀察，最後作決定，這樣子才會堅固，這是第二點。之後，已經開始做了，就做了一點點就放掉，以後再開始看的話，那就忘了。比如說一本書的話，那就忘了，可能他會一直看新的新的東西，所以他就忘掉了，這個就不可以！這是第三種力量，喜（有始有終）。

（四)捨，要了解什麼時候要休息。我們說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，所以要有這個力，若完全沒有休息也會出問題。所以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，這是第四個力，捨。

真正開始做的時候，需要後面這二種力，就是要一直不間斷，真正確實的做完的力；另外一個是，一直要歡喜心要生起，這是剛剛前面講的，一邊布施一邊看，它的果報有多好多好，然後歡喜心也跟著生起，如果這樣子的話，就會有第三種的力出來。如果一直做，好像就要摔倒，會累啊！所以就要休息。

前面所說的四力，勝解、勇毅、喜和捨，由這四力可以生精進，這四力是生精進的方法。這裡的「勝解」是指斷除違逆品；「我慢」不是指煩惱的「我慢」而是指作事情的自信心而言；「喜」是指勤奮無間；「捨」是指暫息無間。如果四力能自在運轉，就可以增長你的精進，故應勤修。

（寅二、廣釋 分四，卯一、勝解力）（辰一、勝解境 分三，巳一、捨惡）

自他罪惡多無量，我曾誓願悉摧毀，
是中僅唯一一罪，亦經劫海難消盡，

精勤消除罪障事，於我纖毫未見有，
無量眾苦出生處，我心於此能不裂？

見到善果報的利益，會讓我們生起勝解，因而發起精進心。同理，眼見惡果報的過患，也會讓我們生起勝解。「自他罪惡多無量，我曾誓願悉摧毀」，我們都曾經許下諾言要去摧毀眾多的惡業，因此，對於自己的誓言不可藐視之。

「是中僅唯一一罪，亦經劫海難消盡」，自己所造的無量罪業中，僅其中之一分罪業，都足以讓我們受很多的苦。以貪為例，我們不可能馬上將它滅掉，必需經過累劫的努力才能做到，所以說「是中僅唯一一罪」，即便只有一個罪，也必須經多劫、累劫才能滅除，其實還尚難以滅盡哪！

「精勤消除罪障事，於我纖毫未見有，」然而，至今我絲毫沒做任何該消滅這些罪障的工作！如果現在不滅掉這些罪過的話，未來一定會入惡趣，在地獄中感受無邊的苦。「無量眾苦出生處，我心於此能不裂？」要生起追悔的心。若想到將來投生地獄之種種恐怖的情景，心豈不破裂？

總之，我們必須看清楚這些罪惡的過患，想想自己所造的種種罪惡，至今為止，連一分也未曾消滅，將來一定會投生到無間地獄受苦，所以不能不起精進、不能不去修持而安然過日子啊！

剛才思惟的是我們的罪過，屬負面的，現在則進行正面的思惟（巳二、取善）：

自他功德廣無邊，我曾誓願悉修行，
是中僅一分功德，亦須修行經劫海，

我於如是功德分，纖毫亦未修生起，
此生獲得何其難，我令無義而已矣。

自他功德廣無邊，我曾誓願悉修行」我曾許下諾言，要修持饒益自他的所有善行，因饒益自他可以積聚無量無邊的功德。「是中僅一分功德，亦須修行經劫海」，然而，即使一分功德也必須經劫累劫地修持才能獲得。「我於如是功德分，纖毫亦未修生起」，這麼多的功德，想一想，自己到現在卻連一分功德都未曾積聚啊！

就一生而言，修行的時間非常短暫。如此短暫的修行中，我們應當努力去修持能夠成佛的因，也就是去修持能成佛的功德。如果沒辦法做到，豈不慚愧？豈不羞恥？現已得八閒暇、十圓滿的人身了，若不去修行，豈不是很羞愧嗎？所以說「此生獲得何其難，我令無義而已矣。」

未來之事不可得知，故無法估計未來，深刻反省自己曾經做過的事當中，我們都會以為自己做了不少，可是真正算一算，實際上並沒有做到什麼。所以這邊說（巳三、觀已作未作之相）：

我未供養諸世尊，亦未曾設大施會，
聖教所示未隨行，貧匱意樂未令滿。

怖畏者未施無畏，衰損者未施安樂，
唯於母人胎藏中，生起大痛奇苦耳。

一旦來到這個世間，一旦入了母胎，等於一開始就給母親帶來痛苦了，

之後，無論你做什麼，都只有帶給她麻煩而已。想一想，既然過去都沒做，而現在可以做，那麼我就不可不做！這種思惟會讓我們生起勝解。

（辰二、勝解果 分二，巳一、不應於法捨勝解）：

我由昔時及今日，於如來法捨勝解，
故遭困厄有如此，何可於法捨勝心？

過去雖遇佛法，可是沒有修持，結果呢？使得自己現在事事不順、遇到種種不吉祥、自己的願望無法達成，甚至家業不成，目標沒法達成，這些都是以前遇到佛法卻沒有修持的徵兆。因此，現今既然遇到佛法，就不應該捨棄法。

「何可於法捨勝心？」為什麼勝解如此重要？為什麼我們應該生起勝解心？因為勝解心是一切善法的根本，這是能仁說的！所以說（巳二、明其故）：

一切善法之根本，是勝信心能仁說。

追究勝解心的根本，它是什麼呢？就是去修持業果、觀異熟，這邊說（辰三、勝解之因 分二，巳一、明）：

彼之根本復依於，恒修業果觀異熟。

無論我們聽聞佛法也好，做任何善行也好，動機非常重要，動機就是指勝解心。我們若想得到善的果報，就應該有正確的、善的勝解心，即正確的動機。若你想獲得解脫，則你所發的勝解心即屬中等。果報可分為，遍智果報、解脫果報和來世果報。其差別，完全觀待於你的動機和勝解心。因此，一剛開始的前行會影響到你的正行，前行即指動機、勝解心的階段。

問題：剛剛仁波切一直在講勝解這個名詞，勝解是指勝解心所呢？還是指我們對於惡果的了解？因了解精進心之功德，所生起的真正的了解，是屬於那一種？是心所？是五別境當中的一個心所？勝解是哪一種？

回答：勝解之前一定要有信心。先有信心，然後才能生起勝解心。信心是屬於了解這個階段，了解的這個階段是信心，之後才有勝解的心。在這階段，就信心而言，我們不一定要以現量去了解，它也有很多的次第啊！有伺察識的了解、比量識的了解、現量識的了解等，有很多的階段。

信心也有很多種，它後面的勝解心也有很多種。例如，我學《入行論》，對未來有那些幫助？先對這個了解，才具有信心。比方說，我相信學習《入

行論》，對修心上面會有幫助，慢慢地就會生起菩提心；依著《入行論》去修行，也會很好，這是一個果報。我若相信這個果報，那麼對於現在我們的學習就會有生起一個信心，然後勝解心就產生了。我喜歡這個果報，這個是勝解心，在尚未生起勝解心之前，應該先要有一個信心，相信做了這件事情以後，一定會有什麼結果出現，像這樣的彼此之間有一個什麼的關係，就是這個信心要生起。

問題：聽起來應該是屬於，我們對一件事情了解之後生起的一種信心，那麼跟我們講五別境當中的勝解就不完全一樣？

回答：也是有一點一樣。比如說，當我認知、了解這個碗的同時，我的識裡面也有一點點喜歡它的，喜歡的階段，我的心就跟它連在一起不會錯開，喜歡的階段就算生起了。剛剛這裡講生起的力量比較強的時候就稱它勝解。以業的順序來說，那種思的順序一直在，當它的力量很強的時候，我們就稱為業，若它的能力沒那麼強，我們就不稱它為業。